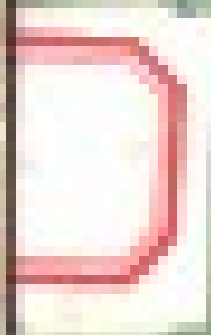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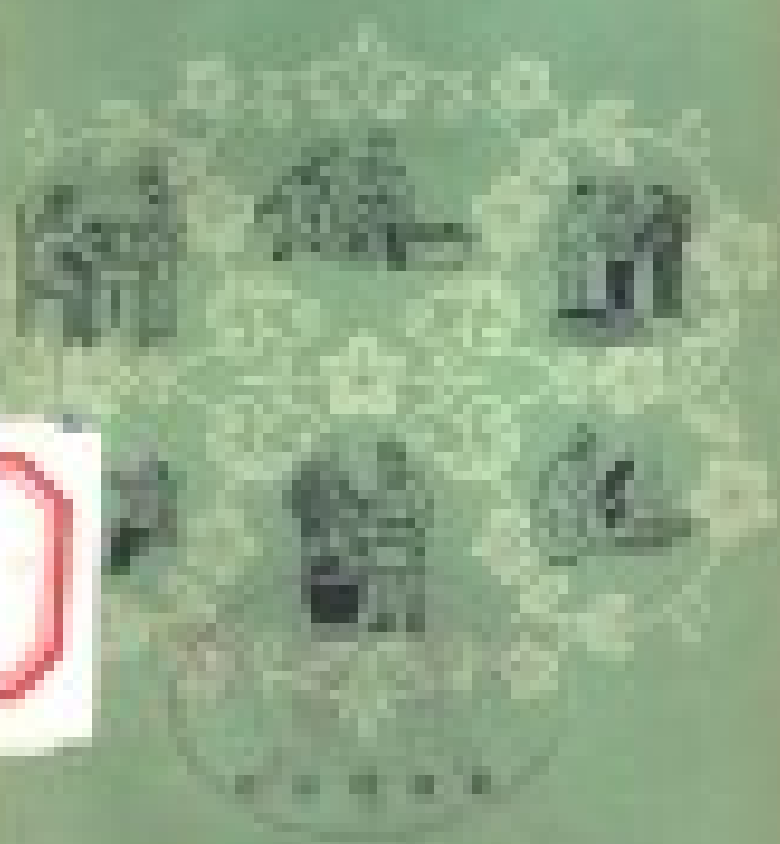


战士的故事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战士的故事



战士的故事

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战士的故事

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张文钰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6}$ · 印张：2 $\frac{16}{18}$ · 字数：55,000

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,377 定价：(0)0.23元

編者的話

我們選了三十四篇戰士寫的短文，編成這個小冊子，從各个方面反映了部隊的生活面貌。文章的特点是短小精悍、語言樸實，讀起來親切動人。

從這些作品里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為保衛祖國、努力提高殺敵本領而勤學苦練的先進人物，像“黨的利​​益高於一切”、“鍛煉要緊”、“把紅旗插到思想深處”等篇中的人物，都是較典型的。文章還生動地描寫了人民解放軍的情同手足的官兵關係，如“中校一家”、“階級兄弟情誼深”等等，都很動人。有許多文章，深刻地反映了我們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群眾親如骨肉的軍民關係。他們與人民同呼吸、共命運，休戚相關、生死與共。例如“任連成奮身救女孩”、“兩面紅旗”、“老八路的本色”、“祖母”等等都敘述了很多感人的事跡。還有不少文章，描寫了人民解放軍廣大官兵積極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。戰士們為了祖國的日益富強和人民的幸福，不怕任何艱苦，辛勤勞動。像：積極參加水庫修建工程、開墾荒涼的處女地、在泥水腰深的海河裡築堤壩等等。這一切都說明了：我們

的战士不但在戰場上是英雄，在生产建設上也是突击手。

通过这些故事，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战士崇高的品德和可爱的性格。他們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解放軍英勇頑強、艰苦奋斗的光荣傳統，既是祖国的英勇保衛者，又是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者。

讀了这些作品，能加深我們对自己子弟兵的了解。这些故事，看来似乎是平凡的，但它却有着一股强烈地激动人心的力量。它鮮明地告訴了我們，在毛主席教导下的战士，有着高度的階級覺悟。他們对党、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誠，对自己的階級弟兄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爱。他們赤胆忠心地捍衛着人民祖国，随时准备給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。

目 录

中校一家	孟振东 (1)
軍医刘醒华	吳宝銘 桑希泉 (9)
階級兄弟情誼深	弘 立 (13)
師長同志在我們排里	彭先礼 (16)
心里一股說不出的溫暖	佚 名 (18)
生动的一課	姜洪齐 (19)
給团首長当輔導員	李宜生 (21)
人民軍隊爱人民	辛化义 (25)
政委揀煤核	黃秀鋒 (27)
父子車	宋 英 (29)
百里送鞋	胜 修 (31)
临別的时候	胡福利 袁順华 (32)
向荒地进军	黃 颯 (34)
总路綫在战士心中开了花	于 潜 (38)
英雄大战稀泥灘	震 夫等 (40)
“雪中送炭”	崔書文 (43)
任連成奋身救女孩	王可明等 (46)
两面紅旗	魏炳璿 (48)
老八路的本色	陈守千 (50)
祖 母	李苏卿 (52)
关水管	王万洲 (55)

中苏军队情谊深	范 銳 (57)
是，是他！	曹汉彬 (60)
王啓珍三次送报	崔安祥 (62)
最后一次执勤	杜洪范 (64)
十二勇士大战“移山无敌”队	張 南 (66)
竞赛，为了提高	金 鋒 (69)
渡河偵察記	何本發 (73)
一元錢	郭洪保 (77)
鍛煉要紧	楊善元 (79)
党的利益高于一切	李福贊 (81)
把紅旗插到思想深处	杜 鋒等 (87)
功臣炊事兵	野 雨 (92)
思想解放赶上游	李云超 (95)

中 校 一 家

孟 振 东

我老早就想拆洗被子，但总腾不出时间来。再加上这些日子天气老不放晴，又恐怕拆洗了晾不干。虽然已到清明节气，但天气并不见暖，夜晚不盖被是不行的。

今天万幸，一起床就看见楼上的玻璃火红，心想，一定是个好天。打开窗子望望，万里无云，真使人高兴！我于是向指导员请了个假，夹着被子就走。

从我们营房到“军人家属洗衣社”有二里路的样子，一溜小跑，一会就到了。

这是一片军官家属宿舍，都是去年新修起来的房子，一排排地排列着，在晨光中红得耀眼。这个“军人家属洗衣社”就是军官的家属们组织起来的。

走到这里我才想起来，怎么预先没问问洗过被子的同志洗衣社是在几排几号？

我问了几个过路的同志，他们都说不知道，想问问住在这里的人，又不见一个军官或家属出来，只好自己挨排挨号地走过，留心各门上是否挂有

“軍人家屬洗衣社”的木牌。一排走過了，二排三排都走了一趟，結果還是沒找到。北邊還有七大大排，會不會在那邊呢？不會的，因為只有這三排的東邊才是曬衣場，怎麼會把洗衣房設在離曬場遠的地方呢？

各家的門都還關着，玻璃上白花花地結了一層薄冰，還有的吊着窗簾，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。想推開一扇門問問，又怕人家還沒起床，所以只得站在門口等着。

女廁所里走出一個人來，正要朝北走去。我急跑了几步，喊：“喂，同志！”

她停住腳步，轉回頭來。這是個中年婦女，精神還好，只是有些黃瘦，看來身體不大健康。

“你知道洗衣社在哪裡嗎？”我問。

“今天是星期二呀，同志！”她這樣奇怪地回答我。

“是呀，星期二天氣不錯呀！”

“不，我們洗衣社是星期二休息，不收被子！”

“噢！”我很失望，自言自語地說，“那我只好白跑一趟了！”

她見我猶豫，便問：“你離這裡多遠？”

“四支隊的，最東邊那座樓上的！”

“四支隊的？”她說，“二、三里呀！要不你先放這裡，我給你洗吧！”

我真造化，碰上這麼個好同志。“來吧，來認

認我的房子！”

我隨在她的后邊，走進她的房子。一個小姑娘正擦地板，見我走來，便把溜到前面來的兩根小辮往後一甩，直起腰來；對我笑道：“叔叔，您早？”

這是一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姑娘，脖子上圍着紅領巾，臂肘上還帶着什么銜，是中隊長吧？她長得很可愛，小臉紅潤潤的，像成熟了的蜜桃；尤其招人愛的是那對大眼睛，我望着她，只是傻笑，對這突如其來的都市化的問候，不知該怎么回答。……我還是個剛離開鄉間不久的新兵呀！

這房子不大，却很整潔。靠后牆右邊，擺着一張雙人床，床上鋪着白色褥單，平平展展，像是剛洗過的；還嗅得到肥皂的香；緊依后牆，疊着兩疊被子，有白的，有黃的；洋灰鋪的地板剛剛擦過，光光滑滑，發散着溫土的香氣，叫人感到清新；床的右側角落，是衣帽架，上面挂着一件灰色粗布大衣，已經補了几个補丁，像是穿過多年的。她的丈夫可能是個老干部，然而屋里的擺設卻又这么簡單、朴素，她本人也只穿了一身普通藍布衣服，不像個高級首長的家屬。

我把被子放在床上，要疊起它來。

“就擱那兒吧，一會我就拆它！”她一邊說着，一邊捶着爐子。

我拉開門，回頭說了聲“你在屋吧”，她點了點頭，我便輕輕地帶上屋門，走了出來。

刚走了一段，那女同志就赶了出来，嘱咐我：“可记住这里呀，是第四排房子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几点来取？”

“七点！”

她刚回到屋里，小姑娘又探出头来：“是第四个門，从东往西数！”我笑了笑，作为感激的表示。

到房头拐角的时候，忽然撞上一个人，只見他、衣襟黃絨絨的，像是呢子衣服。我后退几步，認出是我們政委，可真使我慌了手脚，立刻滿臉通紅，赶紧給政委打了个敬礼，跑回来了。

中午，又起了东北風，把天刮阴了，先下了一陣小雨，后来下起雪来。我罵了半天坏天气，心里惦念着我的被子：要是一天干不了，做不上，可怎么办呢？

吃了晚飯，我就去取被子。依照我的記憶，我到第四排的第四号房子，慢慢推开門，探进头去，却見一个中校坐在桌边灯下，正聚精会神地讀書。我一迟疑，正要退出，一个女人声音突然叫住我：“进来吧，同志！”中校也抬起头来，朝門边望着我笑。我一看是政委，也不管帽子正不正，立刻来了个敬礼。我真后悔，怎么預先不喊声“报告”呢！

然而政委并不見怪，还跟平常一样，笑咪咪地指着床沿叫我坐。他妻子拂了一下褥單，要我坐在那

里，她就出去了。政委递过一碗水来，我喝了一口，便記起了早晨撞他的事情，心里立刻惴惴不安起来。我右手揉搓着衣角，眼睛打量着屋子；屋里一切跟早晨一样，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，叫人看了心里舒快。

“小菊——！”中校妻子在房子的东头拉長着声音喊。

“唉——！”一个小姑娘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也拉長音調答应着。这声音隱約可聞，使我忆起了早晨擦地板的那个小女孩。

政委不再讀書，却跟我閑聊起来。他問我是哪个县的，家里几口人，我来当兵大人乐不乐意；还問我現在在哪个連里，学习好不……。最初我很拘束，一問一答，后来覺得他跟我的父亲一样脾气，也就大了胆，談得較活潑了。

門开了，小姑娘随着媽媽进来，見了我就問：“叔叔，你不說七点来嗎？怎么才来？”

“我因为到合作社买了点东西……”

小姑娘忽閃着大眼睛，嘿嘿地笑起来：“噢！我說怎么老等老等等不来呢，敢情你走的是另一条路呀！”

“等我？什么事？”我站起来問。

“媽說这地方难認，坑坑窪窪的，房子又都是一样的，見你七点沒来，以为你走錯了……”

“別說个沒完了，快給叔叔拿被子去吧！”中

校妻子一面从我手里接过茶杯，問我还喝不，一面說着女兒。

小姑娘听了媽媽的話，一甩小辮，到东屋去了。一会工夫，她抱进一卷被来。被里朝外，像是漂过一般。我迎上一步要接，小姑娘并不松手，却用她那又白又嫩的小手指头指着露在外面的一趟針綫脚，望着我笑着說：“叔叔你看，这是我縫的！”我頻頻点头，口里連連說好。小姑娘又一甩小辮，轉問政委：“爸爸你看，我也会做活啦！你猜这两行哪是我縫的，哪是媽媽縫的？”

政委慈爱地望着女兒，指着一趟針綫脚說：“这是你縫的！”

“不，你錯了，那是媽媽縫的！”小姑娘天真地笑着。

媽媽在一旁望着自己的女兒这么聪明伶俐，这么討人喜爱，心里早已乐得不行。她带着譴責的口气說：“小菊总爱夸口，也不怕叔叔笑話！”

“笑話什么，小姨說过，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不如我呢！”

“小丫头子，就知道說人短处，我扯你的嘴！”媽媽嗔斥着女兒，但口气里总含着那么溫厚的母爱。

我掏出五角錢，递给小姑娘，說：“喂，小菊，这个給你，留着买糖果吃！”

“不，我不要，那天爸爸給了五角錢，还没花

完呢！”小姑娘一边推开我的胳膊，一边拍着自己衣襟上的小口袋。

政委不高兴了，他說：“你留着花吧，洗床被子算什么？”

我不敢强拗，把錢捏在手指里，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
我告辞了，拉开屋門往外走，政委把我送到門边。

已經落雪了。借着路灯可以看見雪花像棉絨一般，懶洋洋地从黑暗里降下。

政委仰臉望望天：“唉呀，好黑！又在下雪，你拿着我的手电筒吧！”

“不，政委同志，我跑起来一会就到家！”

政委已經把手电筒从抽屜里拿出来，也不管我在說什么，直往我手里塞。“拿着！”他好像在命令我，“大楼这么远，道又不好走！”

我接过手电筒，正不知怎么好，政委又催我道：“快走吧，一会道更难走了！”

我于是把被面朝外叠好，就往胳肢窩里一夹，一脚踏下台阶，踏上泥路就跑。跑到最末一排房子，就要順小道往东去，因为没有路灯，只好减慢了速度。

“同志！——站住！——”后边响起了小姑娘的尖細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見二幢房子的路灯下，小菊抱了一把雨伞正朝我赶来，她那小辮子被

風吹得飄了起來，胸前的紅領巾飄到了肩上。我急忙轉身，迎着她跑去。在還差几步遠的地方，小姑娘腳下一滑，摔了個跟頭。我急搶上一步，把她扶起來。小姑娘氣喘喘地遞過雨傘，叫我快些支起來，遮住被子……

雪，紛紛飄着，落在小姑娘的頭髮上，微微一閃，就消失了；小水珠兒米粒大小，附着在她的睫毛尖上，復蓋着神光欲溢的大眼睛，一眨一眨的；我望着她膝蓋上的污泥，心痛地說：“看你的花衣服，不叫你媽說你嗎？”

小姑娘喘着氣，不十分連貫地說：“說我？——是媽媽叫我來的，——不會說的。”

深夜，東北風又刮起來，嗖嗖地嘶叫。我暖暖和和地躺在牀上，一點也不覺着冷。屋裏靜靜的，整個大樓都沉睡着；只有我翻來復去不能入睡。我想着那將永遠忘不掉的中校一家。

軍医刘醒华

吳宝銘 桑希東

軍医刘醒华，瘦瘦的身材，个子也不算高，初看起来像是个有病的人，但透过那双近視鏡片，她的眼神里却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永不熄灭的母亲般的微笑。作为一个小兒科的大夫，她热爱孩子，对孩子健康的关心和負責真比母亲还要强十分。因此她的一些动人的事迹在群众中到处傳述着。

一次，早上九点多鐘，医院接收了一个得了急性痢疾病的兒童，本来应当馬上住院治疗，可是，小兒科病房的床位被病兒占滿了。刘醒华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把病房的事交代了一下，立刻赶到了急診室参加了会診。这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，被四十度的高燒燒得昏昏迷迷，打針都不哭了，嘴里吐着白沫，四肢一陣陣地抽搐着，面色蒼白，小眼无神地向上翻瞪着。孩子是危險的，根据病情，大夫們決定一面服氯霉素，注射魯米那納；一面进行骨髓輸液，以制止抽風。刘大夫亲自动手輸液，从十点一直輸到午后一点，虽然又采取了冷敷、酒精浴等一系列的措施，孩子的体溫仍不見下降，反而升高了